

新果



霞 果
• 小说集 •
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(西宁市西关大街76号)

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 8.125印张 2插页 150,000字

1979年6月第1版 1979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0,000

书号 10097·345 定价 0.52元

目 录

霞 果.....	李生才 (1)
在飞奔的列车上.....	程 枫 (25)
寸草心.....	王青槐 (44)
水远路长.....	钱佩衡 向近秀 (63)
新上任的连长.....	阎绪海 (80)
小溪长流.....	裴 林 (93)
出击航线	张金栋 (109)
岗 位	孙传宝 (132)
支农记	刘苗科 (161)
我的师傅	吴国强 (173)
罗桑柯珠一家	刘文琦 (184)
在动荡的年月中	邢秀玲 (201)
山 花	张秉乾 (220)
并肩前进	穆 静 (235)

霞 果^①

李 生 才

啊！阔别二十余年的龙木切草原，我又来到你身边。

一片红瓦白壁的小平房，沐浴着西斜的阳光。草皮垒起的一围院墙，朝南留有一个门洞，它的右侧，悬挂着惹人注目的公社革委会漆牌，红底黄字辉映着日光，显得庄严亲切。面对这一切，我激动不已，象孩儿回到久别的母亲身边，我浸沉在巨大的喜悦、欣慰之中。

“阿切仁曾拉姆^②，乔尔什朵他^③？”

问话声又脆又响，我不禁吓了一跳。急忙转身看时，一个身材苗条、穿扮干净朴素的藏族依姆^④，连蹦带跳地到了跟前。哎哎，真怪！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而且，乍一见面便这样亲热？我不禁仔细地打量起她来。

这是个十四、五岁的姑娘，有一双黑葡萄似的大眼睛。那映着阳光的笑脸上，两个小酒窝和一口洁白闪亮的细牙，非常显眼、动人。遇到我疑惑不解的目光，她把两根短发辫朝后一甩，咯咯地笑起来：“阿切仁曾拉姆，信不？前三天就知道你要来啦！哎哎，我指头这么一掐，就算出来啦！”

小活宝！我不禁失声笑了。她拉起我的手，长长的眼睫

毛一闪，亮晶晶的目光盯住我的一身草绿军装，不住口地“啧啧！”称赞：“好整齐，好漂亮！刚从西宁来？”不等我回答，她又接着说：“县委索德书记打来电话，告诉阿爸蔡日洛，公社兽医站要来一位女站长。十五万牲畜的大社——哎哎，我可不是宣扬‘大社沙文主义’，我这是说，这么大的牧业社，是该建一个象样的畜牧兽医工作站！”

她喜孜孜地看着我，不无骄傲地讲说着公社的一切。随着快活的神情、话语的高昂顿挫，她那短辫稍一翘一翘地拍打着洁净的格子布衬衣，更显出她的健美活泼：“阿切仁曾拉姆，为了响应华主席党中央的号召，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，达卡正迈大步哩！阿客^⑥索德对阿爸说：‘噢噢，蔡日洛，龙木切草原的霞果，你的臂膀可要搨得更快点；要落在别的公社后边，乖乖地给我把霞果——这崇高的金冠交出来！’”

啊，依姆的一再讲到她的阿爸蔡日洛。啊，这亲切的名字，熟悉的名字，牵动着我对许多往事的回忆。二十余年来，我和阿祥^⑥索热嘴里念叨、心里牵挂的，不正是蔡日洛吗？莫非他一直没有离开龙木切草原，盼到了草原雾散日出，牧民翻身解放？我急切地要求她，务必讲讲蔡日洛、也就是她阿爸的今昔。

“哎哎！”依姆欣然答应下来，妩媚地朝我一笑，俨然以大人的口吻说：“坐一整天车，够累人的。这些话慢慢讲吧！”

我还想问点什么，她斜瞅我一眼，突然举手将食指放在鲜润的唇边，响亮地打了声唿哨。我猛一抬头，只见迎面高挑的门帘下，露出一位中年妇女迎客的笑脸。那蛋型脸上的一双眼睛黑白分明，年纪已在四十开外。依姆说，那就是自己的汉族阿妈田玲，她现在的职务是公社卫生院院长。田玲告诉我在来的前三天，这里落了一场罕见的大雪，公社正在进行一场火热的抗灾保畜战斗，蔡日洛和大部分干部全奔到生产第一线去了，我的工作要等蔡日洛同志来安排。住宿，田玲和她女儿美图卓麻都热情邀我暂住他家。

（一）仇恨的种子

在我的热切要求下，田玲同志为我绘声绘色的讲述了蔡日洛的故事。她说，克钦山虽高有顶，玛曲水虽长有源。蔡日洛，这个奴隶的儿子，尽管牧民叫他草原“霞果”，可“霞果”究竟怎样丰满了羽毛，展开了翅膀？做为一个最早来到龙木切草原的普通革命战士，她是亲眼看到党对这个奴隶的儿子所进行的抚育和关切；他的心里又铭刻着怎样的对党的深情和忠诚呵！

煤油灯下，我看到了她那深沉的目光，起伏的感情。渐渐地，随着她的生动讲述，我的眼前出现解放前灾情深重的龙木切草原，身带锁链当牛做马的贫苦牧民……

龙 碗

一个风狂雪猛的冬夜。龙木切草原呻吟着，陷入黎明前的一片黑暗里。我玛曲县雪山区委派出以区委书记索德为首的工作队，进驻索合日麻部落的第四个夜晚，队支委会议刚刚结束，突然，帆布棉帐篷帘子一挑，一个蓬头垢脸的藏族青年，猛地一头钻了进来。帐篷里的人有些惊愕了。通过门帘的掀动而变得摇曳、跳动的烛光，看清来人是个年约十八、九岁的小伙子。他站在门旁，瘦削、蜡黄的脸颊上，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，闪着倔强的目光。裹在千纳百补的藏袍下不断摇晃、颤抖的身子，眼看已无力支撑。

自从来到果洛大草原，这样的受苦者，我们遇见过不少，除了唤起我们的同情和怜悯之外，更激发着我们对奴隶主统治阶级的巨大仇恨。看到这个突然闯来的阶级兄弟，队长索德无言地站起身来，摘下自己披的二毛皮大衣，轻轻披在他的肩膀上，又亲切示意，让他坐到炉边的毡子上去。

这个投奔来找亲人的少年，心灵受到极大震动，两眼意外地亮起来。但不久，目光重又暗淡下去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那青紫的嘴唇蠕动着，激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。许久，才咬着厚嘴唇说：“在龙木切草原，我熬过十八个春夏与秋冬，见惯了毒蛇猛兽，受尽了欺凌侮辱；你是第一个好人啊！可是，同志啦！一件皮袍难遮所有牧民的寒冷啊！”他讲完，以抖索的双手摘下温暖的大衣，迈着艰难

的脚步走近索德，将大衣还给了他，复又回到方才站立的地方。

“草原上展翅高飞的雄鹰，如果不是光想着为自己寻觅食物，便值得人们赞美。好兄弟，请告诉我们你的名字！”

“蔡日洛。”

“阿爸呢？”

“为牧主尼洛索乎放牛，冻死在克钦山上。”

“阿妈呢？”

“让尼洛索乎逼死在顿木曲河边。”

“那么，家里还有什么亲人？”

“有过一个妹妹。但那已是小时候的事了。”

“现在，就只剩你一个人？”

“……”没有回答。随着一声长叹，蔡日洛凄然泪下，沉重地垂下了脑袋。

索德再也问不下去了。望着饱含热泪、骨瘦如柴的阶级兄弟，他心绪万千，胸中燃起一团烈火。慢慢，他点燃一支烟卷，极力克制自己澎湃的感情，紧锁浓黑的双眉。当时，广大牧区刚刚开始民主改革，龙切木草原的大牧主尼洛索乎慑于党和群众的威力，表示愿意进步，听共产党的话。作为统战对象，他被安置在玛曲县人民政府，当上了副县长。暂时，索德不便多讲什么，只是满怀深情地对蔡日洛讲了一些浅显的革命道理，比如奴隶制要废除啦！穷人要翻身啦！政府保障牧民人身自由啦！末了，让管理员

装一袋青稞炒面，包一大块酥油，连同那件皮大衣一起送给蔡日洛。田玲当时是工作队的卫生员，她含着泪，拿出一双肥大的毛皮鞋来，轻轻搁在青稞面袋上。

蔡日洛摇摇头。突然，泪水从眼眶里急涌出来。索德的一双大手紧紧地搂住了他：“兄弟，蔡日洛兄弟，你不是说，我是你遇到的第一个好人吗？那么，你应当相信，好人总是乐于助人的。有什么不幸，对我们讲出来吧！”说着，携起他的手，让他坐在毡子上，满满斟了一碗奶茶。

蔡日洛手捧茶碗，神情十分激动。正当他吹着碗里的酥油花，准备喝的时候，目光落在镶银边的小龙碗上，突然象被蝎子蜇了似的，混身一阵颤抖。

“不，这碗不是你的！”蔡日洛叫起来，眼睛瞪得十分可怕。

蔡日洛没说错，这玲珑的小龙碗，的确不是索德的。他带着工作队准备进驻索合日麻部落的那天清晨，副县长尼洛索乎特意赶来饯行。一碗白酒、一条哈达，祝愿区委书记和他带领的工作队一路顺风、工作顺利。就这样，小龙碗才被带到龙木切草原。奇怪！蔡日洛怎么认得这龙碗呢？

“这碗，浸透了奴隶的血汗，记载了奴隶的苦难。阿爸五天的劳动报酬，就是这样一小碗青稞！认得它，怎么不认得呢？尼洛索乎的龙碗，量青稞的，这吮血榨油的东西！”蔡日洛倾吐着心中的仇恨，牙齿咬得咯崩响。手捏

着小龙碗，就在他扬手欲砸的时候，田玲将小碗拿走了！不料，索德又接过碗去，重新交给蔡日洛，无限深情地望着他说：“砸吧！好兄弟，这是一只罪恶的碗，当作吮血食人的魔鬼尼洛索乎，先砸个粉碎吧！”

悲愤化作两行热泪，火辣辣地顺着双颊横流。自从懂得人世的艰辛，听谁讲过这样贴心的话语？他抹了一把泪水，向亲人控诉尼洛索乎的罪恶。是他杀害了阿爸、阿妈，又逼十岁的蔡日洛为他的儿子当“宣巴”^⑦。说什么“豹子生来吃牛羊，头人生来治奴隶。”在苦海里挣扎的日子，难熬啊！那个每天吃肉喝奶的少爷，从早到晚手里捏着一条皮鞭，吆喝着骑在他的身上，嘴里胡骂着，稍不如意就朝他劈头打来。羞辱、委屈、仇恨，整天整夜地堵塞着蔡日洛的胸腔。一年、二年……五年，他终于再也不愿这样当牛做马地苦熬下去了，蔡日洛要报仇雪恨，要做人啊！三年前的一天，乘老狼尼洛索呼远出，他背着小狼崽上山，从石崖上把他狠狠地摔下去。当时，他轻松、欢快地笑着，跳着，心里比捉住金钱豹还乐，比杀死大哈熊还甜：嘿嘿，让奴隶也治一治你们！一阵欢乐、痛快的情绪过去了，冷静下来后，蔡日洛懂得自己干了什么，万不能让尼洛索乎抓回去啊！可是，龙木切草原虽大，哪里是奴隶的去处？他到处流浪，靠着勤劳的手，在贫苦的牧民那儿找碗饭吃，直到听说这里来了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，他才仿佛有了生路，不顾一切地跑来了。

“同志啦！救救我，让我参加你们的队伍吧！”蔡日洛

终于讲出了埋藏在心底的意愿。

经过县委批准，工作队在龙木切草原吸收了第一名藏族觉悟奴隶，参加自己的战斗行列。从此，蔡日洛以工作队员的资格，迈开他生命史上的崭新步伐！

成 长

象钻进草窝的小羊羔，蔡日洛快活得蹦啊，跳啊，忘记了一切爱愁与煎熬。在这里——工作队的小天地里，他感受了阶级温暖。起初，他简直无法理解，女人还能直起腰来走路？长官还为战士备马？慢慢，他懂得了“共产党”、“毛主席”和“革命”、“解放”、“男女平等”、“官爱兵，兵爱官”这些字眼的道理。它们象柔和的春风，甘美的雨露，拂去他心田深处的灰尘。每当宁静的夜晚降临，伙伴们甜甜入睡的时刻，他的心绪象龙木切山口的暴风雪，卷起滚滚不息的波涛。他想啊，想啊，索德他们千里迢迢，从五湖四海来到草原，究竟为了什么？自己来到这样的革命队伍里，又应该向他们学习什么？怎样才能报答党的恩情？同志们的关怀？

一个难忘的夜晚，当空的明月，象顿木曲河里清澈的流水，轻泻着柔和的皎皎光泽。清凉的带着青草芳香的夜风，悄悄地从龙木切山口的草坡上刮来，轻轻地掀起棉帐篷的门帘。睡在行军床上的蔡日洛久久不能入眠。他正侧耳静听隔壁帐房里的说话声。有索德沉静、缓慢的声音，也有田玲脆响、仿佛分辨什么的话语声。不过，到底讲些

什么，他仍没有听清。受好奇心驱使，蔡日洛蹑手蹑脚地走出了帐篷。

“到底是谁开的枪……？”

“我，是我！我错了！”田玲委屈的声音。

“你明白这是怎样的错误？‘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，人民好比土地，我们到了一个地方，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，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。’没有土地，种子怎么发芽？失掉人民的拥护，革命怎么胜利？”风捲起门帘，蔡日洛看到了索德异常严肃的面孔。自从来到工作队，蔡日洛还从没见过他发过脾气哩。眼下，那脸色冰冷冰冷，而田玲——他十分崇敬的加姆^⑧，却难受的低着头，脸红得象“达玛”^⑨。他感到一阵揪心的疼痛。阿切加姆的腿肚子常常抽筋，那是小时候生病没钱医治，留下的后遗症。每逢天阴下雨，气候变化，便疼痛得汗流满面。阿切加姆多么需要一条狗皮褥子！哎哎，黑眼睛的阿切加姆，为什么不应当有一条狗皮褥子呢？就这样，在他领着田玲去帐篷巡回治病的时候，当那只牛犊般粗壮、凶狠的藏狗，挣断铁链扑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蔡日洛一枪把它打死了。当时，他心里该有多乐！为草原带来光明，替藏胞治疗疮痍的阿切加姆，将会得到一条去温暖病腿的狗皮褥子！为了这，蔡日洛挨两鞭子又有什么？哪想到，一件小事，引起这样严重的后果。

“唉！阿切加姆啦，蔡日洛头一次跟你出诊，便干出了这种蠢事，给你丢脸——”蔡日洛懊丧地想着。这时，

却又听到索德说：“龙木切草原的牧民常讲，好藏狗是牧民手中的一杆枪。田玲啦，你们打死的是一条护圈藏狗，而失掉的却是党的群众观点，我们鱼水相共的人民群众！”听到这里，蔡日洛不禁心头一震！只听得田玲说：“为了挽回损失和影响，除了向牧民赔礼道歉，我还要买一条好藏狗给牧民。索德书记，下周的支部生活会上，我作深刻检查——”

蔡日洛听不下去了。只觉得天旋地转，头晕目眩。仿佛索德、田玲从他身边漂浮开来。随着，脚下的土地也在悄悄滑走。他再也没有勇气去察看田玲的脸色，便转身跑去。……

清晨，人们才发现蔡日洛不见了。在焦急的寻找声中，却见他迎着渐渐东升的朝阳，同一位年老的牧民，共骑一匹滚瓜流油的大黑马，疾风似地捲了回来。

“曼巴啦！”^⑩老牧民矫健地跳下马背，紧握住田玲纤细的小手，激动得老泪纵横，声音颤抖：“曼巴啦！你们不该把班麻多杰当外人，咱们是骨头连筋的亲人呀！狗打死了，再喂一条就是，你们却买一条赔我。可头人尼洛索乎那恶狼，有次经过我家帐房门口，狗叫声惊了他的马。他打死我唯一的看门狗不说，还狠狠抽我一顿鞭子。”

当索德明白了事情的经过，在大会上表扬了蔡日洛。可是仿佛长大了的蔡日洛，仍然检查自己说：“队长啊，你说得对。‘革命不是为了图报个人的恩仇，而是为了阶

级的翻身解放。’虽然，我刚刚入伍，却办了这件损害群众利益，损害我们党和群众关系的错事，我感到羞愧啊！”

不过，就在这时，一件意料中的事发生了！工作队撤回区委不久，尼洛索乎探听到了蔡日洛的行踪，竟悄悄带领一帮人，乘索德书记去县上开会的机会，贼头贼脑地闯进了区委会大院，声称要找蔡日洛算账！他哪里知道，这阵儿，蔡日洛已经穿着一套干净棉衣坐上了开往首都北京的快车。党送他去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去了。他怀着一颗激动的心，满载着组织上的关怀，阶级的重托，同志们的友爱；他幸福地感到它们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，时刻都在鼓舞他前进！

（二）山林风险

清晨，蔡日洛派人从牧业队送来一封信，他问田玲，我来了没有？如来了，要田玲和我分别带上足够的药品，立即下去，说羊群需要医生和药品，人也可能需要医生和药品呢。真好啊，刚来就参加上了火热的抗灾保畜战斗。中午时分，我便同美图卓麻母女踏上了去牧业队的道路。我多么想知道，从首都学习归来的蔡日洛，他又是怎样在草原广阔的天地里展翅的呢？和我的马并辔而行的田玲，伸手指着前方郁郁葱葱的山林说：

“雪山外面还有蓝天，革命的道路永无止境啊！从反

封建斗争到现在，十几个年头过去了，蔡日洛的脚步可没有停过。一句话，雄鹰矫健的翅膀，是在革命的暴风雨中飞出来的！”

她极目眺望着远方的山峰、密林，紧蹙双眉，伸手指着前方那山峦叠嶂、密林蔽日的地方说：“就是在这里，蔡日洛跟尼洛索乎进行过惊心动魄的斗争呢！”她看了我一眼，于是兴致勃勃地讲起了雄鹰搏击长空的可人事迹。

信 念

一眨眼，四个年头过去了。龙木切草原发生了天翻地复的变化。当反封建斗争的疾风暴雨席卷龙木切草原时，共产党员蔡日洛已经是党的一名工作队队长了。大头人尼洛索乎作为历史的罪人，在斗争大会上向翻身奴隶低了头认了罪；反封建斗争胜利了，奴隶们的腰板挺起来了。鲜红的太阳，照亮了龙木切草原。

就在庆祝胜利的皮鼓声、唢呐声中，传来了尼洛索乎外逃的消息，接着又传来了尼洛索乎追随达赖叛国集团的消息，以及这群窜匪复仇的枪声。一时，明朗的草原天空，阴风嗖嗖，乌云翻卷，闹得人心惶惶，牛羊不宁。接着，又不知从哪传出的风声：蔡日洛和他带领的工作队要走了！

这时刻，蔡日洛这个奴隶的后代，第一次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份量。要是索德书记在这儿，那该多好啊！眼下，工作队员们只有靠自己定主意了。他想起索德书记常

对他讲过的那句话：骏马是英雄的翅膀，群众是首领的眼睛。他迈开双脚，到牧民群众中去，倾听他们的呼声。当他了解到他们害怕工作队真的走了时，蔡日洛总是爽朗的哈哈一笑，把拳头一挥，宣誓般地对乡亲们说：“我们工作队不仅在这里扎下根来，还要开花结果，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建设这美丽富饶的草原呢！”

一块块草皮，垒成了高大的院墙。一根根木料，架起了牢实的房屋。新屋落成这天，牧民们在草滩上摔跤，骑马、射箭、载歌载舞。蔡日洛放开歌喉，第一次深情地唱出了动人的歌子：

“如今的喜事啊，
比天上的星星还多；
往昔的眼泪啊，
却淌满了大江大河！”

.....

夜深了。当银子一般清亮的月亮，无声地朝克钦山那边隐去的时候，蔡日洛屋里的灯光，尚在昏黑的草原上闪烁。夜风阵阵，带着夏季草原的芳香，带着潮湿的间杂着腥味的泥土气息，从窗隙门缝挤进来。时而拂动主人肩披的制服衣角，时而掀起主人正细细阅读的书页。烛光摇曳。蔡日洛全神贯注。

“民族问题，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——”当这行金光闪闪的大字投入眼帘的时候，他不禁喜上眉梢，心里更亮瞪了。是呵，眼前和尼洛索这一小撮民族败类的斗

争，不正是一场极其严峻的阶级斗争吗！

就在这时，只听得“哒哒哒”一阵马蹄响，区委老交通员班麻多杰老人风尘仆仆地跨进屋来。他带来了索德书记的一封亲笔信，告诉了蔡日洛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。

猎 物

草原的晨曦，是美丽的，激动人心的。眼前，遍地牧草如茵，繁花似锦。艳红的达玛，瓦蓝的山葱，绛紫的帮锦，米黄的鞭麻，各色小花朵争妍斗娇，点缀得山林妖娆如画。

山林，对蔡日洛并不陌生。出现在他眼前的每一座山崖，每一条小道，每一株树木，或是每一块石头，每一簇山花，都能激起他对祖国山河的热爱。现在，比豺狼还狠毒的叛匪们，竟然要沾污我们这美丽的草原，啊，还有什么比这更能燃起蔡日洛满腔怒火呢？他紧锁双眉，以敏锐、明亮的猎人眼睛，严峻地检查着脚下每一寸土地。

一条无草的红土坡小径上，蔡日洛发现了牲畜粪尿。又在附近发现了火堆灰烬、藏靴的足迹。于是，他跟踪追击，接连紧走几个时辰，来到一座巨大的山岗上。举目朝前望去，迎面又是一道山岗。两山之间是一条深深的峡谷，乱石林立。一股清泉从石缝间进出，闪着清亮的水花，直朝谷底流去。蔡日洛的目光追逐着水流，一直朝下望去。

蓦然，在一片山峦的阳坡上，他发现二十来匹马惊慌